

# 冬日 饺子



东北人喜欢吃饺子,尤其逢年过节、遇上喜事、家里来了远方客人。

贫困年代缺衣少食,能够吃到饺子,对每一个家庭都非比寻常。至今记忆犹新,冬日里的一天,外婆会领着我们在院子里的石磨上用麦子磨成面粉,我们负责一圈圈地推着石磨,外婆则一旁娴熟地添着麦子。经过一上午的忙碌,“黑面”(俗称,土法磨出的麦子是黑褐暗黄色的)终于磨好了。外婆用簸箕(筛掉杂质和空壳的家什)将面倒入袋子收进仓房,留下一部分放在面板上开始和面,面和好之后,再将大红萝卜、煮熟的土豆粉条、大葱剁拌成素馅儿,此时,面也醒好了,外婆就领着我们一边擀饺子皮,一边包饺子。

煮饺子用的是八印大铁锅,没想到,这种锅如今已经变成了东北特色农家饭店用来招揽客人的“大锅饭”、铁锅炖招牌。炉火红彤彤的,我在灶台旁拉风匣(即风箱),外婆用盖帘(细秫秸编的传统圆

形炊具)将饺子倒入河水煮沸的锅中,不一会儿功夫,饺子就煮熟了。外婆用笊篱(铁丝编传统烹饪器具)把饺子捞到搪瓷盘里端到长方小木桌上,又给每人的二号碗盛上饺子汤,一家人紧紧围坐在一起,蘸着用石臼捣的蒜泥,和着酱油醋,再点上筷子从香油瓶子里点的一滴香油,吃得齿颊生香,额头冒汗。用“黑面”包的饺子绵软劲道,咬一口像面包,却透着粗粝与麦香。萝卜的清爽,粉条的软糯滑脆,冬日里暖暖的烟火气交织在一起,整个室内都充溢着氤氲厚重的传统氛围。

吃饺子既是一种风俗,更是童年里最难忘的回忆。从吃饺子的时光里,我们见证了从贫穷到丰足,从陈旧到日新月异的变迁。我们怀念过去,不是那时候有多好,而是感慨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。时光不会倒流,童年只能留在回味中,唯有冬日饺子的温情刻在心底,书写着未来的更加美好。  
孙世华

## 晚志抒怀

素来逐梦气轩昂,  
韵海扬帆破浪长。  
吟苑躬耕酬夙愿,  
桑榆挥笔续华章。  
千篇文稿潜心著,  
万里云程绮梦彰。  
莫道斜阳余热浅,  
清辉犹照九州疆。

傅瑜

## 西湖雪飘

寒云卷絮覆杭城,  
大雪纷飞岁暮迎。  
西子湖畔银世界,  
断桥堤畔玉瑶京。  
琼枝摇曳添诗韵,  
素浪翻波动客情。  
此景浑如神仙画,  
流连沉醉忘归程。

王猛照

## 作品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## 记忆里的火爨

记忆里,儿时那缺衣少食的寒冬,冰霜雨雪不断。火爨,曾陪伴山乡人家年复一年抵御寒冷,温暖了整个冬日。

虽说严冬的太阳温煦柔和,月亮与星星干冷晶洁,天空格外澄澈幽静,但大地被霜雪覆盖,年长的男人上午一般不做农事。他们穿着长棉袍,有的外罩一件长衫,把火爨焐在衣襟里,双手拢着取暖。

女人们在家既要照看孩子,还要操持家务、编织金丝草帽补贴家用。我曾亲眼见母亲劳作时,身旁放着一把座圈椅。这椅子设计精巧,前方可摆玩具,后方有靠背,中间还能架一块长方形木板,木板下正好放置一个火爨。孩子坐在上面,屁股暖乎乎的,既能自己玩玩具,又能随时和母亲说话,安全又舒心。

年少时,伙伴们总爱三五结伴来我家。母亲总会备好自家种的倭豆,大家围着一个火爨,把豆子放进去烘烤。待豆香四溢,便你一粒我一粒地分食,边吃边说笑,乐此不疲。

大年三十夜里,母亲会把火爨擦拭得干净整洁,装入家中最好的木炭,小心翼翼地引上火种。她要让火爨保温到正月初一仍不熄灭,祈盼一家人来年的日子蒸蒸日上、愈发兴旺。

如今步入快节奏的电气化时代,电热毯、取暖器等取暖设备应有尽有,火爨早已淡出日常生活,渐渐隐入尘烟。但关于火爨的那些故事,在老一辈人心中从未远去。它就像夏天的蒲扇,每逢酷暑老人乘凉时总不忘携带,火爨也深深镌刻在他们的记忆里,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响。  
邹金森

## 冬月遇红梅

冬月寻幽向湘湖,  
晚霞如锦覆平芜;  
粼粼波面熔金漾,  
隐隐堤边翠影殊;  
忽有暗香萦客袂,  
遥看艳色缀寒株;  
含苞半吐胭脂嫩,  
绽蕊初舒玉瓣腴;  
风拂虬枝摇倩影,  
光凝瘦骨映清曠;  
料峭霜天春意动,  
芳心暗许待东隅;  
漫赏仙姿忘日暮,  
闲听鸟语伴归途;  
一腔逸兴因梅起,  
笑指枝头绘锦图。

楼纪明